

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珠湖賈兆鳳九儀

海陵張符驤良御

京口祝應瑞荔亭

黃海汪文菁莪士 叅校

七出

孔氏三世出妻書傳不載所出何事或問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所云非聖人意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也出之

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所欲哉出之則忍矣哉聖人
沒而邪說作懼人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
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棠謂今世七出只有一出淫是
也古之待婦人過於刻今之待婦人過於寬乃至有淫
者而亦不知出不敢出嗚呼是何婦人不幸於古而獨
幸於今也因書七出以警婦人且申明郁離子之意以
告當世之待其妻者

明雌亭侯

衛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按明雌
當是地名婦人雌也能相高祖於未遇明也以此爲封

邑新極趣極

溫媼

高帝母先死小黃高帝後於小黃作陵廟

見漢儀注

本紀云

五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陸
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
誤耳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
后竝無皇媼劉媪司馬貞索隱云母溫氏貞打班固水
亭長古石碑文是溫氏又史記劉媪注云烏老反長老
之稱故正生醉入高祖廟漢曰滅秦誅項而不能免其
母烏老之稱曷能威加四海哉事出杜荀鶴松窓雜錄

纂異志晉開運時進唐書表有頻分溫媪之疑

昌黎乳母

昌黎生未再周已失怙恃見撫於嫂而乳母李氏憐之不忍棄去保視益謹李氏之卒昌黎爲墓銘自稱所乳兒愈妻稱婦子稱孫可云隆重之極矣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古人待乳母顧且如此今人自視於母當何如也

奉宸府

易之舊傳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傅粉施朱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

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
有懷義易之昌之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盛
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置面首

宋紀宋山陰公主孝武女也適何戢景和中淫恣過度
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
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
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棠安置面首竝奉宸府二事皆出

自朝廷之上傳之話言書之史冊爲古今人倫之大變其遺譏千載宜矣面首二字新奇只言面首則艷冶可知也

雞皮三少

宇文士及粧臺記夏姬內俠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王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唐時公主

唐之公主最爲不堪眉公謂其可笑者有十事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

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垍後降裴頴三降
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
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
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禮則終
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
成也燕飲以晡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
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
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
與公主雙極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
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

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竝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

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
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
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
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
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歎泣天子何樂而公
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廻
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
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忤賀踴躍宣付史館
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
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

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獨岐陽志載岐陽公主爲出羣真可謂亭亭獨立出汙泥而不滓者也

妓妾雙名

古今名妓愛妾名見於詩集者極多不能遍載偶閱天中記中有雙名者因爲標出

錢塘蘇小小南齊時人吳地記則云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有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入樂籍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

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灼灼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調見麗情集

楊愛愛錢塘娼家女見麗情集

東東名妓也賢輩有吊東東詩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
春時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見杼
情集

端端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
之則杯盤失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窓耳
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三
子再請曰端端願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

金
覓得驊駟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醜
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轉轉燕帥劉仁恭使幕客馬彧聘於鎮州王鎔使書記
韓定辭接于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
席彧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以季隗妻趙衰孫伯符綴
小喬于公瑾蓋以名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
顧盼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卽援筆文不停輟作轉轉
之賦其文甚美咸服其敏玅遂傳於遠近賦首云玳筵
旣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橫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

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於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爲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索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對後遂復周官云

惜惜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

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

秋崖方岳作義娼傳

三朝野史

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潘

庭堅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裏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
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見隨隱
謾錄

唐安安宋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
歌舞絕倫帝愛幸之

又有七七李汧公勉之寵妓也聰明善琴與箏又關
盼盼張建封尚書愛妓居燕子樓所作詩甚婉麗樂天

有和詩又沈真真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
同巷還古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謳歌薦
酒行孟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眷意柳謂
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定情候
博士拜命卽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聲當
管絃詞輕白苧曲歌揭白雲篇旣未生裴秀何妨乞鄭
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真真拜謝
還古抵京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卽送真真
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真真飾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真
真之手長吁而卒見麗情集又鶯鶯燕燕范十郎二女

也爲民間富民陸氏妾鶯鶯早世陸後貧羣妾皆散獨
燕燕不忍去陸死燕燕鬻身以葬焉見隨隱謾錄又田
田錢錢辛棄疾二妾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見書
史會要

薛瓊瓊開元宮中官妓清明上命踏青有狂生崔懷寶
作小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裏
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盈盈傳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
會貴人者病盈盈藏其同官之子爲千牛者於其家索
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且及貴人之家盈盈謂

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
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
如此所見帶幕幃帳如此所見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
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
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
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王縉相公之妾名小小

蘇杭妓名

野客叢談云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
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一橋始有心情問絲竹

玲瓏空待謝好筭陳寵感無沈平聲又曰長洲茂苑綠
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
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
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
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
又曰真娘墓頭春艸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
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
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
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玲瓏謝好
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胡容滿英倩羅等

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寡妻

漢元和詔曰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
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位飲泣想望歸魂於
沙漠之表豈不哀哉老杜詩寡妻羣盜非今日寡妻二
字本此此與形於寡妻二字不同諸家注皆未補入附
記於此

養瘦馬

揚州買人家小女教其歌唱稍長鬻爲人妾名之曰養
瘦馬初不得其意旨後讀白香山有感三首方知此語

亦有來歷詩曰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
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二年五年間已
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
書此語此詩瘦馬與小女並說後世則竟以小妓女爲
瘦馬矣

覆水呂望事非買臣事

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
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
齊之逐夫今覆水以爲買臣事非也

女紅

女工卽女紅漢酈食其傳農夫釋耒紅女下機注紅音工卽工女亦作紉音工紉績也棠按漢文帝遺詔中外臣民服大紅小紅註云紅卽功禮記喪服本作大功小功安知非功誤爲紅耶女工之工或借紅功服之功不可借紅也

搗衣

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而杜工部詩新月猶懸雙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舂曰搗

女侍史

漢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枕旃褥侍史一人女侍史二

人女侍史從入臺中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
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
宿禁中待臣下如此可謂榮矣然於朝廷則爲失體

婦人臉用顏色

秦始皇宮中美人悉用紅粧李石博物志云三代以降
塗紫草爲燕脂則非始於秦也又曰婦人傅粉自秦始
而墨子云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
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黃眉黑粧
夫女人粉面不用而用黑粧豈好元妻之類乎古有元
妻其貌如漆黑光可鑑又姐已古書作黥已說文云白

而有黑曰黥字說黑而有艷曰黥皆以黑見寵者黃眉則見於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曰鴉黃粉白車中出黑眉則見於曹子建七啓有云元眉施兮鉛華落又有黛眉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或云黛眉卽黑粧也予曰不然周靜帝禁民間不得用粉黛而喜黃眉黑粧蓋黑白黑而黛自黛也且黛非一色韓文公粉白黛綠豈綠色亦與黑等乎額上塗黃出自漢宮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眉額皆可用黃予總古今美人臉際五色皆具黛綠屬青色東方春也紅顏紅唇赤色南方夏也鉛粉白色西方秋也黑粧元

眉黑色北方冬也眉額黃中央土也豈非四時之氣俱備乎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然此皆假色也若虢國却嫌脂粉淡掃娥眉則五色俱置之不用矣杜工部玉華宮詩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則美人亦假色不足置戀千古英雄獨此關不能覩破何哉

著簪

婦人刈薪而忘著簪哭甚哀見韓詩外傳又云著簪蔽履復不可遺

金條脫

釧說文臂釧也古謂之挑脫男女同用漢書孫程等立

順帝各賜金釧指環一名條脫一名條達唐文宗問宰
臣金條脫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古詩輕衫穩條脫卽
今之臂釧亦作跳脫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濶繞腕雙
跳脫是挑脫條脫跳脫卽臂環臂釧而世俗則謂之金
鐲也按鐲鉦也其形如小鐘行軍鳴之周禮以金鐲節
鼓後人指金釧而謂之曰鐲不知何故也

指環戒指

春秋繁露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可知指環男子亦有
也又古者羣妾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金
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女人有指環本此

麗仙曰指環卽今之戒指也

訶子

訶子卽今之抹胸也貴妃私安祿山祿山以指爪傷妃
胸乳妃卽作訶子以蔽之事見宋遺史

纏足

俗傳妲己雉精足猶未變以帛裹之西施亦雉精亦然
皆無所考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
前世傳書皆無所自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爲蓮花帖
地令妃行曰步步生蓮亦不言其弓也如古樂府玉臺
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

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商隱李白等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卽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起於五代王棠曰纏足起于唐而五代則盛杜牧之詠襪詩云鈿尺

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
花前出畫裙是杜牧之何嘗不言及也

穿耳

婦人穿耳不知起於何代按三國時諸葛恪嘗獻權馬
先錫其耳范慎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
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
何傷於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則知
穿耳由來久矣

細腰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

多餓死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起
齊王楚王皆好細腰齊王好女腰楚王好男腰好男腰
更奇今世只知楚好細腰而不知好男子細腰也

青唇

太平廣記有見婦吹火詩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有
人學而笑其妻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句神宗時
高麗使答某某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
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青唇二字本此

花箭

寒山詩云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

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
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入人骨髓死而不知
怨花箭二字說女色奇極

蝶粉蠶黃

蝶粉蠶黃唐人宮妝也或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粉白

粉帛卽粉白晉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曹子建亦
好傅粉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魏晉以前習俗
如此今世婦人謂之粉潑卽粉白也

安置

徽俗女子嫁爲新婦每夜必於姑前候安置歷代相傳
初疑安置二字前人未用後見陸象山家訓有每晨興
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
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然後知安置二字其來已久安
置猶云將睡時正對晨興時男子晨興時聚揖將睡時
亦揖婦人晨興時道萬福將睡時亦道萬福也

髮髻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髻爲首飾者故詩鬢髮如
雲不屑髻也今之假髮假髻卽其遺意也昔衛桓公自
城上望見已氏之妻髮美使嬖以爲呂姜髻也及石國

攻公公入於已氏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也已氏曰
殺女璧其焉往蓋報髡髮之恨也

髮鼓

周禮籒註若今假紒卽假髻用鐵絲爲圈外編以髮名
曰髮鼓鼓平聲幘婦人喪冠籒婦人假髻籒與幘有分
今皆通用也

夜合資

兩京教坊官收妓女脂粉錢皆秦始皇之法夫爲寄猥
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母後世則偃然無忌憚矣
噫是誰爲作俑者考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

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子者又嬴政之罪人也明太祖
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曰

來賓 重鐸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 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烟 淡粉 梅妍 柳翠

南市 北市實有深意不惟見盛時文網之疎亦足表
昇平歡樂之象然考三代法紀蕩然矣

婦人不跪

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辨武
后尊婦人則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
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

跪伏則知前此婦人已有不跪者矣宋太祖問趙中令
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羣臣莫能對王貽孫曰
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不跪自則天時始殊
不知不跪自周前已然不始於則天按今吳門風俗婦
人仍有不跪者

家禮婦人拜考證

周禮大祝辨九擗

古拜字

九曰肅擗

鄭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特擗是也推手

曰揖引

儀禮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

手曰扱

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曰以手至

初地謂之扱地今重其禮故扱地也按婦人以肅拜爲
正蓋肅拜乃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
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

少儀婦人吉事雖

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鄭註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

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

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

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

事及君賜悉然也○陳氏曰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

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如上如今男

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

若爲夫與長子之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

爲主則**內則**凡女拜尚右手註曰右陰也按檀弓孔子

手拜矣**通鑑**周天元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

尚謂右手在上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按謂之如則前此

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

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爲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

肅拜

樂府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伸腰亦是頭不下也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始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非也○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略起身時其膝至地故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古人坐也是跪而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淺拜相合於古按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叉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爲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淺耳考

之古禮及先儒之說蓋婦人當以肅拜爲正所謂肅拜之儀鄭氏于周禮註以爲俯下手爲肅拜于少儀疏以爲拜低頭而朱子亦云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又云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今其儀雖不可曉但以此數說推之大略似是兩膝齊跪伸腰低頭俯引其手以爲禮而頭不至地也今北俗磕頭則類扱地稽顙之禮惟可用之昏禮見舅姑及喪禮爲夫與子主之時尋常見人宜略如所擬肅拜儀可也南俗立拜已久不可驟變但須溪屈其膝毋但如北俗之沾裙叉手以右爲尚每拜以四爲節如所謂俠拜者若夫見舅姑則當扱地爲喪主則稽顙不爲喪主則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男子則否考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楚必斂衽朝則知二字不獨婦人矣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郛鼎紀
甌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信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
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
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
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
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恒成
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

左傳昭二
十四年

九鼎淪泗武庫之劍

穿屋而飛

越絕書亦載
湛盧去吳事

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

鐘虞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
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

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
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
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
之銷亡爲可惜矣

好古器

今世士大夫好古之癖在在有之而無能得古昔洪崖
先生好古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乙贈孔子木屐郭翰卿
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與揚雄鉞硯田遊贈
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錐劉守章贈四
皓鹿角枕司馬子徵贈淮南藥杵曰魏蕭贈陶潛琴隱

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尺八寸海蝦蟆
牙秦休莊贈河上公註道德經橐本周子恭贈古帝王
圖元亭贈謝靈運鬚僧脩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
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篋諸物真贗不可知然諸君子非
無因致者夫靈真之嗜好若此今之巨室大家貴介子
弟何怪其耽耽於積聚而競競於名蹟也然玩物喪志
自古記之乃所稱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有味哉其言之
也

、窯器各種

舜爲陶器迄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卽

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
色來最爲諸窯之冠至吳越王有國日愈精謂之秘色
卽柴窯也相傳柴世宗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曰雨過
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或曰製器者姓或曰柴
世宗時始進御云宋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造青窯
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爲冠處州之龍泉建安之
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白官窯文
色亞於汝價然鈞州稍具諸色少彩太露器極大中興
渡江有邵姓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摸範極
精爲世所珍又宋時章生兄弟作密兒所作色白而斷

紋多號曰哥窯卽白圾碎也明朝有永樂宣德成化皆
純白或回青或加綵色宣德之貴亦與汝敵而永樂以
次重矣

、明代窯器

蓉槎蠡說云窯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
朝則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官窯其品之高下首成窯
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
料法也至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花青彩畫法也所忌
者三油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剝曰茅 成窯之
土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盞艸蟲小琰青花

小盞其質細薄如紙蒲萄肥杯五色敞口闊肚齊箸小
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杯茶貴於酒采貴於青其最
者鬪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已
值錢十萬成宣肥杯皆非所貴 宣窯之祭紅杯盤有
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石墜塗燒者其
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有茶肥杯畫龍及
松梅有
酒肥杯畫人物
海獸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色紅鮮白鎖
口者有竹節涵壺小壺匾罐皆罩蓋者鑪餅杯碟敞口
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盞心有壇字暗花白茶
淺瓮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

暗欵坐墩有漏花填采皆淡青地有藍地填采有白地
青花有冰裂紋其形以拱面爲上凹面次之爲其積水
故也又以花欵青堊光素品者次之冰注有五采桃注
石榴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鵝注筆洗有魚藻洗葵洗
磬口洗螭洗兩臺鐙檠幡幢雀食罐蟋蟀盆徐應秋曰
宣窯不獨欵式端正色澤細潤卽其字畫亦精絕嘗見
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
一幅李思訓畫 永窯之壓手杯傳用可久擊口折腰
沙足滑底外淡青花內雙獅毬毬內篆書永樂年製細
如粟米鴛鴦心次之近倣蠶厚約略形似耳 嘉窯泡

杯其極低小罄口者有三友花者稱最水藻者次之芝
草者又次之壇瓊大中小三號內茶字者爲最橄欖字
恒字棗湯字次之薑湯字又次之

薑湯不恒有

瓊色以正白

如玉斯美翠嫩則近青翠不淨則近黃其青花五色二
窯器製悉備有三色魚匾殘罄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
合子等有大如錢有青花有紅花蓋永尚厚成尚薄宣
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爲蘇渤泥宣青名麻葉青宣采
未若成采淺淡入畫也嘉萬之回青特爲幽菁鮮紅土
絕色正礬紅而回青盛作 隆窯之秘戲不入鑒藏他
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汁故名雞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

茅蔑也官窰坯器乾經年方用車碾薄上堊水候乾數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足堊不滿者則漲去土堊更燒之故有雞橘紋起用久口不茅身不蔑其發稷眼蟹爪紋者堊中心小疵反以諗火候之到亦如宣鑪熱銃他鑄無及者至於別見他產者略疏於後 彭窯元時敍金匠彭均寶敍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佳土脉細白者與足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鬆脆稱為新定近景德倣者用青田石粉為骨燒造名為粉定堊粗骨鬆更不佳 龍泉窯出浙江處州龍泉縣與哥窯共一地道宋時名曰青瓷明窯移處州府處州青色土堊火候較

舊龍泉質劣古器質薄一種盤底有雙魚外有銅扳環
體厚者不佳 象窰出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似定而粗
色帶黃有蟹爪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 歐窰出南
直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造有倣哥窰紋片者有
倣官鈞窰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匳架諸器不一舊者
頗佳 建窰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
淡淺不同古建瓷薄者絕類宋瓷盃盞多是擘口色黑
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體厚者多少見薄者惟佛
像最佳 饒器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及廣信
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甚繁其淋堊甚肥靈透與定相

近而稍有異明官窯皆出於此其官造窯小而器不多
甚至一窩止燒一器者蓋取火候和勻周密而無欹斜
走烟破甕之失祭紅以西紅寶石爲堊又有硃砂點翠
青花點色不同堊肥俱有橘皮紋甜白一種色如羊脂
者尤可愛重堊不到磨去復上入窩再燒故棧紋甚厚
久用而不茅茂御土窯體薄而潤最好素折腰樣茅口
者體薄色潤瑩白尤佳其值低於定器元時燒小定印
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
五色花者今燒此器佳者色白而瑩最高青黑色戩金
者多是酒壺酒盞之屬 吉窩出江西吉州府廬陵縣

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體厚而質粗不足貴宋時有五
窯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
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窯器盡變成玉遂
止不燒 山西窯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
州又出霍器 陝窯出平涼府平涼華亭兩縣 廣東
窯出潮州府其器與饒器類 高麗窯器類饒產有甜
白色而墜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細花竟似
北定印花青色者似龍泉上有白花朵者不甚佳 大
食國器以銅骨爲身起線填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瑯
是也宋官窯色鮮菁可愛明官窯亦佳又謂之鬼國窯

古瓷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割花繡花素者值昂於定新者不足論也

、宣爐

傳宣廟時佛殿災金銀銅像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用鑪甘石點則現寶光殊色异恒用矣上曰煉十二煉足條之置鐵網篩格上用赤炭鎔之清者先滴備鑄存格上者作他器故宣鑪之銅最佳也其鑪有橋耳乳足魚耳石榴足鰭耳圈足番象及鵬耳天雞海獅獸耳亦圈足或覆足香草高乳足戟耳石榴足橋耳有三丁戈足爲品之最上者

次則法蓋波斯足鸚鵡象首壓經環耳低乳足餅足索耳耳有寬緊足有高低寬昂於緊最下則桶鑪雲板足湯鹽足薰冠馬槽蓋盂其耳有鑄耳有釘耳釘耳偽造者多宣鑪鑄耳不稱而更鑄十不存一也其色倣宋燒班者初年色也螭茶本色者中年色也以燒班掩銅質之精華故用本色用番礪同錯浸擦爲之其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其色有石榴皮棠梨秋白梨栗殼海棠紅山查白棗皮紅淺淡藏經紙茄皮羯色其最者乃淺藏經山查白海棠紅秋白梨其次則鑒金色鑒左肩爲覆祥雲腹以下爲涌祥雲至於雞皮色則火氣久而自滅

耳蘇州偽造者多蔡家擅名南鑄有甘家北鑄亦有偽造先嘉靖時學道前有善鑄者後有施家施不如學道前皆取宣銅別器鎔鑄總不及宣廟時銅質之精耳又看鑪要看官造民造官造則大雅雖極草率終是大家舉止至於色萬不能偽宣鑪色黯然奇光在裏望之如至柔之物近視如膚有肉色以火熱之精采善變不似偽者外光奪目內之本質毫無餘蘊矣

玉

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陳皓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

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
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
歟方慤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
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
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備之
意也丘氏曰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琚瑀玕璜
衝牙五者其所以爲聲者在兩璜與衝牙相觸擊行動
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
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
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之

無傳也禮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

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賈公彥曰玉之形似牙

故曰衝牙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縝緻也密以栗堅貌知也廉而不剌傷也義也垂之如墜禮

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也以長其終詘絕止貌然樂也瑕玉病

也不揜瑜玉中美者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

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賈公彥曰珪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

特得通達不加飾弊也馬晞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

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

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
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
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
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
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
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
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璋金
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曰玉
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
比君子於玉者也此上諸說皆明玉之爲用以見君子

之德似之後世不用佩玉亦無人知此意矣

馬晞孟曰玉之爲物三代以前無不貴重然皆出於中國堯舜之世爲圭璧禹貢之時揚州厥貢瑶琨梁州厥貢璆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戰國時荆山出玉漢時藍田玉田皆出玉後世中國出玉甚少往往自於闐國來豈前代產玉而後世不產耶抑生之有限而取之者多耶何前人無一人不用玉而玉多今世不用玉而玉反少耶此其理人不知故著之於此

玉玦

魏略曰鍾繇有玉玦太祖欲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

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耳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竊見玉書稱美玉曰白若截昉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然四寶邈然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忤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云云繇獻之棠按今世玉玦以漢玉爲貴至於論玉只重白者紅與黃人所未見故少有稱之者至於黑玉時人謂之墨玉斯世不重也

焚玉

玉古人所重然有藏玉有焚玉天府藏玉有大祭祀則出玉訖事則藏之周禮鄭氏註謂禋祀禋煙也爲玉幣祭祀則焚之作烟以報陽也若郊特牲所謂圭璋則用玉以盛鬯用其氣臭而已

食玉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吳澂云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也

彈窩

太湖石出洞庭水中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嵌空石面
鱗鱗作罍名曰彈窩乃水痕之所致也富家使人沒木
鑿出用爲園林之勝石性溫潤扣之鏗然

、 水石

東坡過山澗見水中有石子奇秀者置於盆中種蒲於
上曰後世以此玩者自予始也近世六合石川石五色
具備爲時所珍人爭購之最不易得又燕山有嬰石穀
城山有文石

水石說

新安至嚴灘水清淺石子歷歷可指而數也壬戌夏日

艤舟時水嬉覓石之有色者携以歸盛以盆沃之水供於几案予顧而笑曰石處水中風濤相上下不知幾何年矣一旦爲人作清玩詎非石之遭也哉然不可謂我情之不寄於斯也昔大舜居溪山與木石居米南宮好石或冠服拜之或袖之不忍脫手彼一聖人一達士或與居或爲拜何莫非其情之寄今問其石仍有在焉者乎噫石那復不在特無人焉爲之鐫其名於石曰若者舜所與居若者米之所拜石不能言而世亦與汨沒不傳耳今以此石進之於予石固不足重抑知爲予情之所寄乎石也情也正可渾而一之也昔東坡以餅易石

於小兒作怪石供以供佛印以爲餅供佛印佛印未必
喜以石供佛印則甚喜予則謂萬化不同究之餅與石
又何分別總以情之一字蔽之坡供佛印情也予喜石
而進之於子亦情也至於他日石存否不必記也可以
居可以不居可以拜可以不拜可以袖可以不袖可以
怪可以不怪可以呼爲餅可以呼爲石可以我今日之
進卽爲當日之供可以南米之拜卽可爲舜之居異名
異處總歸於不有而皆歸於情然則情也者真不朽之
物也雖然舜之石見於孟子米之石見於外史蘇之石
見於怪石供然則王子之石不當見於子文乎文傳則

情傳情傳則石傳予不文而望傳難矣哉

假山

西京雜記載茂林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攝石爲山此假山之始也宋宣和時靈壁一石高至二十餘丈艮岳一石高四十餘丈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處始于富鄭公而終于呂文穆其中皆據嵩少北却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宣和作俑後人爭倣之

黃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可辟鬼魅方勺泊宅編云黃

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上石則色白然非鎗石鎗石出波斯國世俗謂之風磨銅也

蜀雅

、水銀海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毘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筮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鼎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

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
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没人馬旣速迴於是水
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
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同煎皆水銀也

疑耀云水銀一曰永廣雅謂之湏音同本艸圖經曰水
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
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鑪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
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流
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
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

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粵志云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
逃走僮僕或姦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
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二日其人
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
出則滿腹腸貫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
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艸異也

木難 祖母綠

懷鉛錄云古詩云明珠間木難揚升菴以爲今之祖母
綠也按輟畊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色者有古木蘭之

名其綠色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卽古木蘭也祖母綠卽助木刺之訛耳棠謂木難與祖母綠皆石名但有紅綠之分耳

奇藍

奇南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作志書曰奇藍環

古人借音取義用意亦奇如決斷之決而寓意於玦還家之還而寓意于環白虎通云君子能決斷則佩玦荀子云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註言大夫待放于竟君賜之環則還故人臣旣廢復秩還朝謂之賜環也何當大刀

頭破鏡飛上天刀頭上有環也棠謂絕人以決昔申生帥師獻公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以決不似環而中缺知申生必見棄於獻公也又按決絕之決亦有所本文君白頭吟曰聞君有雨意故來相決絕查決水出於大別山則言決者亦寓離別之意耶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

自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二玉破
羗洛神諸帖真奇絕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
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
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
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
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閭博陵繪其相
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宋蔡修撰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其二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

其年號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官此
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
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
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之遴好古
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
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浸乃珍
重始則有劉原父特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
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
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
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

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尚方貯至六千數百餘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士

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廟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瑱闔密窺聽臣僚訪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嘉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

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瀾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
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
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敵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
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甕雁燈之典雅皆
以食戎馬供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
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
在斯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宋蔡條撰

、辨古器款識

張世南云辨古器要看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
口之類其製作有靈紋雷紋山紋鱗紋粟紋蟬紋各形

各欵之類古器之名有鍾鼎尊罍彝舟洗卣瓶爵斗耳

有流有足流卽嘴也卮觶酒觶也角類羹無柱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豆

獻無底牟觚日高日空足鍔似金而有環盃似鼎有蓋有足壺有種日

圓曰扁曰盦似洗腰大有甗似壺鋪似罍類釜鑑斗鏤底

如風窓下另匜沃盥盤洗盆銅也小盆杆磬鐸鐸征而矮

鏡戚鏃飾物奩鑑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

頭蹲龍官廟之飾或云闌楯間物鳩車提梁龜蛇視滴車輅托轅之

屬欵識有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刻畫爲之識謂陽字

是挺出者臘茶色素漢流傳世間其色微黃而潤澤不

論厚薄看色澤可知南唐後主于昇州句容縣置官塲

所鑄之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藝亦精今不能及畢竟黑而燥爲易辨也趙希鵠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商器質朴無文周器雕篆細密余見夏琕戈于銅上嵌以金細如髮歲久金脫成陰窾大抵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時後淡午時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或穿或剝竝如蝸篆自然一有斧痕則僞也再器大而厚者銅性不能盡只三分之一或減半小而薄者水土蒸淘銅氣皆盡有鉏擊破處皆翠綠徹骨或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若傳世之物則不然色紫褐而有珠砂班凸起如辰砂入釜

沸湯煮之班愈見僞者漆點殊易辨也再古銅無腥氣
僞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又有用水銀雜錫
末卽今摩鏡之藥上于新銅上然後以醋調細礪砂末
用筆蘸上候如臘茶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候
如漆急入新汲水浸成漆色浸稍遲卽變色若不入水
卽成純翠色三者皆用新布擦之亦復光瑩銅爲水銀
所匱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今銅聲濁而閤萬不
得混也古者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或有欵有識有
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故古器欵必細如髮勻整無
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如仰瓦而不淡峻大小淺深如

一明淨分曉此用銅之精毫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亦有無欵識者不可遽以爲非總之看欵識之精粗顏色之潤燥臭味之淡腥音聲之清濁則真贋立決矣

此上二篇棠摘其大意前後錯綜書之但張謂欵爲陰字是凹入識爲陽字是挺出趙謂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二說持論不同然總不離欵識之精粗顏色之燥潤臭味之淡腥聲音之清濁四語鑒古者能於此留心則思過半矣

舜有妹名嫫蚩正誼作顓說文云畫嫫蚩妹畫始於嫫
故曰畫嫫蚩又作繫列女傳云舜女弟繫與二嫂諧事物
紀原周穆王時有臣封膜始作畫不知其先已有畫嫫
也又按世本云黃帝之臣史皇善作圖畫則是畫始於
黃帝時矣張彥遠郭若虛鄧椿陳德輝米芾湯君載夏
文彥皆詳畫所自始然止言有虞作畫而不言作畫者
舜之妹也且不言黃帝之臣史皇始作畫也故特表而
出之

古人圖畫皆有事實孔子家語三代時周明堂之四門
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

朝諸侯之圖王逸楚辭章句云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
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倕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又
叙傳載紂醉踞妲己圖宋弘傳屏風圖畫烈女皆令人
可法可戒未有無因而作者廣川畫跋所載極多皆可
考也自後世喜山水之畫而古人作畫之意亡矣宋徽
宗立畫學不模前人情態形色俱以自然爲宗至今仍
尚之謝在杭五雜俎云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
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
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也
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閭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

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鑣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耳

古人畫古事亦有畫時事者如二疏六龍下食載之于世說者甚多江南顧閎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世多聲伎後主欲窺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窺而圖獻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相類王拙周昉唐臣子也而畫貴

妃出浴聖明皇闕雞研膾圖則無禮於君矣韓晉公與
李贊皇同時行輩且高于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
時圖畫本朝風流掩映勝今人遠矣

一筆畫

和衡圖畫見聞志張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
探微能爲一筆畫蘇東坡詩題有劉景文所藏宗少文
一筆畫夫曰一筆非一筆也言其不假思索筆不停留
是也

畫馬馬死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李伯時滿川花圖曾空青跋云

余元祐庚午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時魯直爲張仲
謨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
滿川花放筆而馬徂矣蓋神駿精魂皆爲伯時筆端攝
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癸未相
遇于瀟湘江上道及前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魯直笑
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又王逢賦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
同日歿死魂到紙氣方就可見前代亦有此事

畫蛺蝶

滕王元嬰善畫蛺蝶時湛然亦嘗封滕王亦善蜂蝶有
大海眼小海眼等名

燕在閭知新錄卷二十五終